

我们的宝藏纹样

中国民间美术中蕴藏着记录民生、反映思想与情感、承载“图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理念的人文之美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常常接触到源于生活、反映民间智慧、博大精深的各种纹饰，其巧思与内涵耐人寻味。彩印花布、民间剪纸、手工土布、乡俗年画……这些出自普通劳动者之手的日常用品，用各种纹饰记录他们的朴素情感与民间叙事，讲述着一方水土的民俗礼仪和烟火日常，是百姓最真挚的情感寄托。民间纹饰是乡土审美的具象载体、民俗文化的鲜活脉络，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民间纹饰最珍贵的底色，是劳动者的原生创造力。不同于文人艺术的雅致含蓄、宫廷艺术的礼仪规范，民间纹饰是属于劳动者的艺术，那些在田野耕种的劳动者、在织机前纺织刺绣的妇女、走乡串户的手艺人，将四季轮回、春秋秋收、花草树木与烟火生活绣进服饰、枕顶等日常用品中，刻在门窗、柱础、瓦当等建筑构件上。方格、条纹、水波纹、斗纹、万字纹……这些极简的几何纹样，适配百姓服饰、床铺、包袱等日常物用，也将劳动之美、质朴之美深深镌绣于烟火日常之中。

剪纸作为民间艺术基本的造型方式，承载着十分鲜活的民俗叙事。一把剪刀、一张红纸，幻化万物万象。窗花、喜花、礼花、顶棚花里藏着福禄寿喜财等民间生活的期盼与祝福；春节的“福”字里蕴含着五谷丰登、春燕报喜、鱼跃龙门等图形以及祈愿岁稔年丰的朴素愿望；嫁衣上的鸳鸯喜荷、龙凤呈祥、石榴多子、鱼戏莲等纹饰，承载着阖家美满、人丁兴旺、四季平安的祝福；端午的五毒剪纸、重阳的菊寿纹剪纸，寄托着驱邪避灾、平安康健的节令祈愿。剪纸造型简练、夸张、稚拙，充满民间叙事表达的真挚感情。

年画上的纹饰同样包罗万象。象征财源广进、满载而归的柴王推车，表达邻里和睦、家人融洽的和合二仙、姑嫂出行，传递“各显神通”与进取精神的“八仙过海”……年画上的这些纹饰，都是岁时节令、日常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门神镇宅护院、灶神护佑家宅安宁、瑞兽象征吉祥，寓教于乐是纹饰与岁月对话、向天地祈愿的独特语系，也展现着广袤大地上岁时节令、婚丧嫁娶、民间礼俗的秩序。

彩印花布常被用来制作作为包袱、门帘、被面、桌围等用于日常礼仪往来的物件。民间艺人以漏版套色、手工印染的方式，在粗布之上印出凤穿牡丹、鱼跃龙门、瓜瓞绵绵等图案，以及代表着四季的花卉等。色彩常用补色造型，对比鲜明，构图饱满，不留空白。婚嫁用的包袱承载喜气盈门的欢乐，印花门帘、被面烘托着岁月静好、日子红火的期盼。纹饰中将丰收、团圆、顺遂、安康的心愿印在随身使用的各种物品上，让吉祥期许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。

传统民居中的石雕、砖雕、木雕也是民间纹饰的重要载体。门楣、窗格上多见象征富贵绵延的回纹、代表喜庆的喜上眉梢和寓意花开富贵的牡丹等纹饰。

纹饰也展现着人们对自然与生命的思考。人们总结出表达生命观的符号，如石榴、寿桃、佛手被称为“三多纹”——石榴象征多子多福，寿桃代表长寿延绵，佛手谐音“福寿”。此外，还有代表岁月恒长的松鹤延寿，象征爱情美满的鸳鸯绕莲、鱼戏莲、凤戏牡丹，象征富裕的鱼纹、谷纹等，无不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。云纹圆满、回纹往复，生生不息、岁岁平安、阖家团圆，可谓一纹一形一祈愿，民间纹饰是百姓真实生活、真诚情感的写照与表达，是中华民俗文化积极乐观精神底色的鲜活体现。

民间美术所表达的，从来不只是外在简单装饰，更是始终扎根生活、服务精神内核的需求。它滋养于生活物用、服务于日常需求、慰藉于理想期盼，是生活需要的物态呈现，也是记录生活的实证。劳动大众将真挚的情感、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活的热爱，寄托在方寸纹饰之中。

千百年来，时光流转，时代更迭，但是人们对吉祥圆满、向善向美的向往和追求从未改变。从岁时祈福的剪纸年画，到传情达意的花格于布，再到寄寓期盼的民居建筑雕刻，民间纹饰在言传身授中代代相传，成为丰富庞大、多姿多彩的中华民间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全民共享、全民共创的集体智慧。

今天，这些来自民间的生活纹饰依然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动人的力量。最美的艺术从来都源于生活，这些扎根乡土的纹饰是岁月铭刻的生活记忆，是中华传统文脉的鲜活遗存，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，让中华美学的根脉永远深植于人间烟火之中。

（作者潘鲁生为中国文联副主席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、教授；刘燕为山东大学教授）

藏在生活中的民间纹饰之美

潘鲁生
刘燕

回纹：

方折回环绵延千载吉祥

陈 雪

回纹，亦称回形纹、回字纹，是以横竖短线折绕组成、因形如汉字“回”而得名的一种传统几何装饰纹样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、造型最简洁的纹饰之一。因其回环反复、绵延不绝的构成形式，回纹被民间赋予“富贵绵延”的吉祥寓意。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回旋几何，到商周青铜器上的繁复云雷，再到明清纺织品、家具上的工整样式，线条简洁的回纹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中的重要角色，也贯穿于悠悠中华文明史中。

从观物取景到吉祥符号

从迄今考古发现看，回纹的雏形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，在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上已可见若干方折回旋的几何元素。这一时期的回纹尚处于几何抽象的萌芽阶段。关于该纹样的起源，有学者认为是先民从自然水旋涡中获得灵感，将其转化为陶器上的装饰语言，也有研究认为是源自史前神人纹饰的几何简化。该时期纹样由连续回旋的简洁线条组成单元。

商周时期是回纹的发展期，它的前身或同源纹饰“云雷纹”常见于青铜礼器，多做地纹，填衬于兽面、夔龙等主纹之间。工艺美术史论家田自秉在《中国纹样史》中提出，云雷纹由云纹和雷纹组成，古代的云和雷是有区别的，即圆形为云纹，方形为雷纹；云为云气之行，雷为回转之声，均作旋转状。后世研究认为，其中方折雷纹与后世回纹关系较为密切，圆转云纹则更接近于卷云、云气纹的结构来源。西周中期后，青铜器上作为地纹的云雷纹逐渐趋于简化和边饰化，大多用于器物的口沿、圈足等部位。

战国至汉代，回纹的形态持续演变。其形态多为单线条连续回旋，相较于商周时期的繁复细密，呈现出灵活自由的样貌。回纹的应用载体也从青铜礼器扩展到日用铜器、漆器、铜镜等生活器物之上。秦汉时期，回纹进一步脱离礼制语境，纹样的载体向日用器物延伸。

唐代植物花卉纹样盛行，回纹多作边饰使用。至宋元，回纹风格发生较大转变，表现手法也更趋向于精致化和程式化。在定窑、耀州窑等名窑的器物上，回纹大多以辅助性纹样出现在瓷器的口沿、颈肩及足部。此时的回纹线条纤细严谨，布局极为规整，这与宋代简洁素雅的审美旨趣相得益彰。后世归纳的方折回纹、连续回纹等构成方式，在这一时期已发展得较为成熟。

到了明清，回纹已走进百姓日常生活，广泛运用于瓷器、织绣、木雕、漆器以及建筑装饰中。这一时期，民间赋予了连续回纹“富贵绵延”“吉利永昌”等象征内涵，至此，回纹基本完成了向世俗吉祥符号的转化。

直到今天，回纹依然被广泛应用于产品设计、视觉传达设计、建筑设计等诸多现代设计领域，从高铁安徽淮南南站建筑外观到河南安阳文化中心体育场外立面，从服饰、首饰设计到文创设计，设计师在继承回纹的审美意趣与形式美感的同时，结合时代审美进行创新应用，使传统回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实现了传统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的有机融合。

生生不息的美学密码

回纹的美学精髓集中体现于“方、圆、连、续”的秩序感与延续性上。它由简单的线条组成，以简洁规整的秩序感为基础，通过连续的回旋产生动态的韵律，整体看来就具有了流动感与规整美。

回纹的方直线条传达稳定且庄严的气质，但是回旋结构又具有圆转和灵活的意味，这就很好地达到了“方圆协调”的和谐境界。这种“方中有圆，静中寓动”的特质，恰是中国传统美学“刚柔并济”的生动注脚。

从文化内涵来看，它循环往复、延绵不断的视觉形态，寄托着人们对吉祥绵长、生生不息的美好祈愿；对称平衡的图案架构，让人感受到稳定与和谐。它以朴素的几何语言，承载了华夏先民对宇宙自然的认知，也将传统礼制文化中的秩序理想进行了具象化。

从陶器到青铜，从瓷器到织绣，从庙堂之高到市井之广，回纹始终在那里，不张扬，却持久。这组简单的横竖折线，把一份关于绵延与永恒的古老祝福，写进了华夏文明的日常叙事。

千年回环，生生不息——这，就是回纹极为动人的地方。

（作者为鲁迅美术学院教师）



监 制：李 舫 薛 原
统 筹：张意轩 李小丰
策 划：钟金叶 苗 春
设 计：陈 露 钟金叶
学术支持：尚 刚（中国工艺美术史家）
张宝华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）

（部分画面元素为艺术化呈现）

